

政府说法矛盾损伤公信力

纪玉

今日论语

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,关于事实的各方说法却可能五花八门,当事者各说各的,旁观者不知道该信谁的,这便是现实中的“罗生门”。然而,若这相互矛盾的说法出自政府部门,后果可要严重多了。

前日傍晚,北京首都机场一声爆炸,坐在轮椅上的引爆者冀中星和一名民警受伤,目前冀中星已被刑拘。根据媒体报道,冀中星多年前曾在博客中写道,2005年,他在广东东莞骑摩托车搭载乘客时,被治安队员暴力殴打致残。这些描述不是事实,又是否与爆炸案的动机有关,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对此,东莞市调查组与冀中星

老家的山东菏泽鄄城县政府都发布通报,描述了从各自角度出发、却存在矛盾的“事实”。东莞方面称,“至今仍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冀中星、龚涛(乘客)的情况”。鄄城县的通报则称,“冀中星和其所拉的客人龚涛遭到新塘村治安队队员殴打,致使冀中星脊椎粉碎性骨折、下肢瘫痪”。

冀中星曾提起民事诉讼,被判败诉,之后上访,对于其上访的结果,双方描述亦有相左。东莞方面称,“考虑到冀中星家庭困难”,曾到其家中走访,“并出于人道主义给予冀中星救助金10万元”,冀中星表示感谢。鄄城县则称,乡党委、政府做了诸多慰问、救济工作,还派专人赴东莞协助调查,经多方协商后东莞给予“10万元补偿”,冀

中星父子还到乡政府送锦旗,“对县、乡未提出过任何诉求”。

如果分别看这两份通报,大概会觉得任一方都是处置妥当、安排周到,连当事人都“表示感谢”,便是最好的证明。然而,放到一起看,却令人疑窦丛生。虽说目前还不能说爆炸案动机与冀中星的伤残原因有关,但不管是哪一方政府部门,显然都在竭力证明自己当初已恪尽职守——你看,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,此事与我无关呀。

说法矛盾,说明至少有一方的说法是不实之词,这对政府公信力已经是极大伤害,更何况,之所以说法相左,恐怕都是为了撇清责任。类似的说法“打架”情况,还有不少。比如,村民房屋被强拆,乡政府说是县政府操作,县政府

说是乡政府牵头;法拉利跑车在明城墙墙上玩“漂移”,城墙管理部门说已在文物部门备案,文物部门却说不知情……上下级之间、不同部门之间,各有各的说法,各有各的“委屈”。只是,谁来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,权益受损者又该向谁讨说法?

政府部门一摊手,仿佛已尽到责任,仿佛已无可奈何,仿佛已可心安理得,但在公众心中,果真如此吗?一旦发生热点事件,一些政府部门就急于撇清责任,只挑对自己有利的说,甚至不惜罔顾事实、湮灭真相。这种做法对政府公信力的伤害,可想而知。相反,若政府部门基于事实、承担该承担的责任,则会令公众感到政府勇于担责、值得信赖。这,才是保障公信力的正途。

新民随笔

夏令营? 瞎令营!

晏秋秋

赴美3周,辗转多地,看到的中国人,真是不少。

不是成年人,是成群结队的中国孩子。每年暑假期间,是赴美夏令营的高峰期。景点、餐馆、宾馆,常见中国孩子,已成一景。这样的夏令营,常常花费不菲,每个孩子四五万元。

在华盛顿一家餐馆,看到一群中国孩子用自助餐。菜不算多,官方标价是7.99美元一人,30到40人的团队,总还要便宜个一两美元吧。问孩子们,说“到美国天天吃这个”。

孩子们来得晚,走得却早。才半小时,一名男导游就喉咙很响,“快点快点,抓紧时间,接下去还有很多活动。”时间不够?其实,孩子们吃一顿饭,往往要在车子颠簸一两个小时。住得很远,吃饭又常常“定点”,每天很多时间,浪费在行程上。

在纽约,凡是付费的景点,往往中国孩子很少。凡是免费的景点,如某些企业的陈列馆,如一些博物馆,则常见中国孩子的夏令营。免费的参观点,当然也会有启迪。但坐着游船看一眼自由女神像,拍几张照片,与上岛细看,或直接攀爬上去,总还有点区别吧。

在旧金山,一名导游说,如今针对中国孩子的美国夏令营越来越多。这当中,有一些确实能让孩子大开眼界。比如安排孩子到美国人家中住上一段时间,或住在学校宿舍,与外国孩子交流互动。“了解生活方式,了解外国人的思维习惯,对孩子的成长,肯定有好处。”但是,有一些夏令营,效果就不敢恭维了。为了省钱,吃住不佳,小孩的维权意识不强,很难当场提意见。一些夏令营营造出的,是一个封闭的空间,是一张网,孩子们困在这张网内,“上车睡觉、下车拍照”。

可悲的是,这种夏令营所付出的费用,远远大于旅行团。更可悲的是,一些参加了夏令营的孩子会认为,这就是外国。同行者中,有一众父母。回国后都说:“绝对不会让孩子参加这样的‘瞎令营’!”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“三公”消费要问是否科学合理

新民网论

18日,中央部门集中公开2012年决算,包括“三公”经费、行政经费等数据。

数据显示,去年大多数中央部委主动压缩“三公经费”,但仍有个别部委支出增加。公车问题也引发了一些糊涂账。绝大部分部门公务接待费究竟花在哪儿很少清楚说明,只见开支总额、不见支出方向的公务接待费说明不在少数,而有些部门统计口径还不明确。

“三公”开支是否合理,是否需要大幅缩减,需要科学的预算目标。国情决定,我国有限的公共税金要投入到公共民生现场的地方太多。记得财政部长谢旭人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查2011年中央决算报告和中央决算草案时,报告中央财政的各项支出,在中央本级主要支出项目中,医疗卫生支出71.32亿元,低于“三公”消费的93.64亿。

我国财政投入到民生现场之所以相对偏低,是因为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监督制度未能良性匹配。实际上,资金的使用者和百姓都需要

建立相互的信任关系,不管民生投入还是“三公”开支,每笔费用支出都要有人动态地、全程地监督,支出情况越具体越好。特别是,在晒了“三公”之后,还得问问为什么有如此高的“三公”支出,减缩“三公”支出的计划和目标又是什么?若只是年年晒“三公”,而不问是否合理,也没有制度性的缩减目标,恐怕最后只会让人产生“晒三公疲劳”,对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、保障民生投入没有任何意义。(周明华 全文刊新民网 网址 www.xinmin.cn)

新民新语

π的节日

曹刚

今天,7月22日,是什么节日?

答案:圆周率日,为了纪念著名的无限不循环小数π。它代表圆形的周长与直径之比,数值为3.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……我只能背到小数点后第25位。

美国众议院2009年通过决议,把3月14日定为国家圆周率日。那是美国版,咱们今天过中国版。感谢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,最早提出π的近似分数22/7,约等于3.1428571,比3.14更接近π。所以,中国版圆周率日比美国版更精确。

既然是过节,怎么庆祝?估计有人会提议:比谁背得多。媒体上树立过不少典型。

今年四川理科状元,背圆周率达小数点后100位;17岁浙江女孩最近获美国11所名校垂青,小学时就搞定小数点后380多位,且倒背如流;8年前,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名硕士生背到小数点后第67890位,把日本人保持的原世界纪录(第42195位)远远甩在身后。

相信这些年轻人都有过人之处,但老是渲染“背功”,反倒掩盖了真正的闪光点。一旦过分自我陶醉,花大把时间背诵,只为获得“胜人一筹”的心理安慰,就没劲了。不免让人想起喜欢钻研“茴字有几种写法”的孔乙己。

中国现在缺的不是记忆,而是创意。π的节日其实可以有多种玩法。

吃货们不妨自制内馅饱满、甜香可口的派,再搭配π的形状,一定很有趣。吃饱喝足,佳片开场,去享受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,或去破译惊悚的《死亡密码π》。

有电影,怎能少了音乐。加拿大作曲家布雷克将圆周率前31位数字“翻译”成音符,创作出一首高端大气的“π之曲”。侧耳倾听,是否感受到音乐与数字的奇妙姻缘?

用圆周率还能写诗。有网友将《全宋词》出现频率最高的99个词一一编号,与π对照,得出的《清平乐·圆周率》颇有几分韵味:回首明月,悠悠心事空。西湖何事寂寞中,风吹斜阳匆匆……

创意常与幽默相伴。值此节日之际,讲个冷笑话:圆周率的孩子是谁?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,物质决定意识,物质是本源,意识是“派”生的。看出答案了吗?



傲慢的重量

「乘客坐车遇危险,公交被迫来道歉。欲知傲慢有多重,二十公斤一元钱。」有乘客在公交车上遭遇安全事故,额头被撞破,两个多月后,青岛公交集团城阳分公司三七四路车队赔付的三千元赔偿金,竟全部是一元硬币,加起来足足二十多公斤重。 孺子牛画

网视舆情

就李天一轮奸案,清华大学易延友教授抛出“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、陪舞女、三陪女、妓女危害性要大”的观点,各路人马“奔走相告”,针对此观点的驳斥、攻讦乃至人身攻击现象充斥网络。在舆论压力之下,易在微博向公众道歉。在此期间,这名来自学院的社会精英受到的声援极少,此类现象尽管并非首次出现,但它仍然让人唏嘘:为何学富五车的社会精英陷入孤立的境地,这是由大众的“反叛”导致的,还是精英自负的必然结果?

观察对易延友的批评言论不难发现,它们重申的是现代社会常见的观点,“受害人面前人人平等”,不能戴着德治眼镜看待特殊人群,除此之外,也有人从法律依据驳斥易延友,但总体看,学术论争并非主

易延友们的自负和尴尬

何小手

流。易触犯的不是学术权威,而是普普通通的民众,后者尽管容易本着弱者伦理为弱者代言,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话,但显然此次语境有所不同,一名社会精英的学术主张中充斥着世俗经验,即便是常人,表达这样的偏见与歧视都理应慎之又慎。人们有理由发出这样的焦虑:今后来自底层的弱势群体,在维护自身利益时是否会受到社会精英的抛弃乃至鄙夷?

易延友及其支持者在自我辩护过程中,极其严肃地搜寻了大量支撑其观点的学术素材,此后针对其观点的辩驳出现新的讨论,有人认为是,反对易的人不够务实,被斥为装X,有着浓厚男权主张的观点

就此浮出水面。与此同时,对易的批判还在继续,白岩松认为,“冒犯公众比虚假新闻的危害更严重”,此观点遭遇不少批评,尽管易的观点过于偏颇,但在很多人看来,其言论自由也值得尊重。

过去几天,易延友在与反对者博弈的过程中,表现出十足的谄媚,他的手足无措和故作从容在公共平台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有着近五万粉丝,发博数不到500条的法学院副教授,为何会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,除却个人的因素,笔者认为,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时代社会精英的公共表达。今天,有着济世精神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很难找了,取而代之的是精于学术的学者和有着一技之

长的专家,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他们的奉献。与此同时,他们也面临与大众沟通的问题,网络时代,如何避免因为对知识与理性的推崇而走向大众的对立面,值得知识精英反省。

过去个别知识分子遭受的攻击,一度让当事人感到委屈,他们在自我辩护的过程中经常提及其主张的知识依据。在与大众互动的过程中,他们单纯依靠知识权威,殊不知,如互联网这样的公共平台,并非单一的学术交流场域,一种观点所受到的褒贬不仅取决于它与学术权威的距离,大众情感、历史传统等因素同样会产生影响,社会精英如果一味踏空置虚,势必与民众渐行渐远。